

赵固◎著

英雄少年，
投笔从戎，
弃身锋刃，
惩奸除恶，
八年潜伏铸就梅花魂。



裁决

1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裁決



赵固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致命裁决. 1/赵固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0. 11

ISBN 978 - 7 - 104 - 03309 - 7

I. ①致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02143 号

致命裁决 1

策 划: 宋宝强

责任编辑: 黄艳华

特邀编辑: 张超峰 许 挺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 -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311 千

版 次: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104 - 03309 - 7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Contents
目录

楔 子 / 001

第一章 共赴国难 / 005

第一节 梅花山 / 005

第二节 抉择 / 007

第三节 生死线上（上） / 014

第四节 生死线上（下） / 026

第五节 交锋 / 047

第六节 南市 / 063

第二章 敌后烽烟 / 082

第一节 静养 / 082

第二节 奇遇 / 089

第三节 途中（上） / 096

第四节 途中（下） / 109

第五节 训练班 / 116

第六节 孤雁 / 129

第七节 归建 / 134

第八节 天马号 / 150

第三章 转战北国 / 160

- 第一节 寻亲 / 160
- 第二节 复仇 / 163
- 第三节 行动组 / 177
- 第四节 刺程 / 191
- 第五节 余波 / 202
- 第六节 神经战 / 208
- 第七节 大水 / 221
- 第八节 复苏 / 229
- 第九节 大搜捕 / 236

第四章 孤岛岁月 / 245

- 第一节 重逢 / 245
- 第二节 疑云 / 252
- 第三节 惊变 / 260
- 第四节 惩戒（上） / 277
- 第五节 惩戒（下） / 290
- 第六节 遇险 / 297

楔子

1940年9月，中国上海。北四川路上车水马龙，路两边商铺林立。矶部芳卫从有轨电车上下来后，就沿着北四川路闲逛，新奇地看着热闹的街景。来中国三年了，始终没到过上海。1937年第六师团从杭州湾登陆，抚中国军队侧背，旋即追击败退的中国军，尾随至南京，参加了难忘的南京之战，将帝国军人的武勇发扬到了极点。后来部队转战华中，战功赫赫，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去上海看一看。

这次休假回国，矶部就把去上海纳入行程，计划在上海好好玩上两天然后搭船回熊本。两年来一直在支那中部辗转作战，甚至有时就在已收割的干涸的稻田里宿营，艰苦的作战和遥遥无期的战争目标让帝国军人们疲惫不堪。第六师团虽未遭重创，几年来也伤亡累累，已经不记得自己联队补充过多少次新兵了。不过比起倒霉的第三师团、第四师团，光荣的熊本师团的战绩足以让人骄傲。

矶部尽量使自己不去想战场上那些事，比起那里，繁华的上海几乎算是天堂。一道休假的同僚刚到上海便急不可待地钻进舞厅、军人俱乐部，这帮家伙打仗不行，找女人倒是有一手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行人并不减少，霓虹灯纷纷亮起反而显得更加繁华，要比家乡熊本美多了。矶部停下来点起一支烟，准备回去。嗒嗒嗒——背后响起一声长点射，矶部来不及反应立刻意识到自己中枪了，这种子弹钻进身体的感觉并不陌生。毛瑟手枪在这种近距离射击中威力相当大，几颗子弹全部击中后背。矶部随着子弹的

冲力向前猛扑，趴在人行道上，鲜血从嘴里大口涌出，烟还捏在手上。

这可怕的场景把周围的路人吓坏了，伴随着女人的尖叫四散奔逃。附近的警察岗亭反应很快，但单个警察不敢靠拢，拼命吹着警哨，向邻近岗亭示警。开枪的黑衣人潜入人流，一路小跑钻进一个深巷。在路口接应的另外一个黑衣人见任务已完成，也飞快地撤离现场，向东约走了五六个路口，拐进一个弄堂。左手第三家外面是一道铁门。

黑衣人用力叩打铁门，里面一个声音应道：“哪一个？”

黑衣人答道：“平原君。”

铁门打开，里面一人年纪在二十七八岁，忙招呼黑衣人坐下。

停了一会问道：“死了吗？”

黑衣人答道：“来不及去看，三颗子弹全部打中后背，应该活不了。”

主人又问：“一恒情况如何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得手后就撤了，此刻应该平安抵家了。”

主人面露微笑：“汉业兄，你们干得好，我会向区本部汇报并请求嘉奖，一恒兄我过几日去看他。”

三个月后，法租界金神甫路一间咖啡馆里。此时已是下午，客人稀少。靠窗一卡座上坐着两人。

东首那人道：“本队行动工作屡见成效，足寒敌胆，在行动各队中位列榜首，经上海区本部向重庆局本部汇报，拨发奖金一万元。这是你与一恒兄应得的奖金共计一千元，请你转交给他。”

赵汉业接过，颌首谢道：“谢谢队长。”

队长又说道：“按规定外勤单位之间不得横向发生联系，不过你们同在一个行动组，又是老同学。我知道你们私下肯定相互联系，所以这次托你转交，也是临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起见，并不代表不必遵守纪律。”

赵汉业赧颜答道：“我与一恒是大学同学，又是同乡，如果彼此防着，在人情上说不过去。”

队长神情严肃：“你说的人情我能理解，你和一恒也都是可靠的同志，但我们在工作中不应该还有人情的因素。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如临深渊，时时刻刻都要高度警觉，这是我们做事的基本原则。我也不多说了，这个问题你以后注意。”

从张一恒住所出来已是深夜，十二月底的上海非常冷。马路上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赵汉业把大衣领子竖起来低头往前走，路上的影子被

昏暗的路灯映得长长的。这个钟点找不到电话从汽车公司叫汽车，看来只好去附近饭店门口看看有没有人力车了。仿佛记得文庙路上有一家东和饭店，确定目的后赵汉业加快脚步，很快到达饭店门口。

门口果然稀稀拉拉有几部人力车，赵汉业坐上一辆正待要走，大厅里传来一阵叫嚷，几个车夫都探头往里看。一个壮年男子揪住一个年轻女孩的头发用力拖出大门，饭店里的服务生纷纷跑出来却无一人敢去劝解。看那女孩子的打扮应该是饭店的服务生，壮年男子身穿西服满嘴日语，看样子是喝醉了。车夫把车把放下观看，赵汉业也不去催他。日本男子把女孩往人力车上拽，女孩双手抱住门口铁栅栏不肯上车。日本男子有些焦躁，迎面两记耳光，打得女孩坐在地上。

大厅里跑出来几位穿制服的军官，看来也是被吵闹声惊动出来看个究竟。这些军人的帽徽居然是青天白日徽，显然不可能是国军，大概是汪伪政府的部队。见肇事者是日本人，几位军官不敢大意，忙向服务生了解情况。原来此人是日本领事馆警察，酒后思念家乡不能自己，说这位女孩像他在家乡的情人，要把她带回日本领事馆过夜。军官问清情况后转身与同伴商议，其中一人道：“这种闲事还是少管。”于是几人准备离开。

日本人见硬拉不走，怒不可遏，伸手抓住女孩衣领向下一拽，女孩的身体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。女孩坐倒在地上哭喊：“姆妈啊，快来救救我啊。”刚才那位军官大骂一声，拉住同伴。几位军官朝日本人走去，其中一位年长者向日本人敬了一个礼，掏出军官证：“我是和平军第三师一一三团少尉连长刘云青，本师负责此处治安，请贵官配合。”

日本人伸手把军官证打落在地，用生硬的汉语说道：“上海是大东亚模范城市，只能由皇军来治理，你们的重庆分子的是。”年轻军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从侧面冲上挥拳向日本人打去，日本人一个趔趄倒在人力车上。日本人大叫一声，拔出手枪便向对方射击，两枪全部击中刘连长前胸。几人忙去救护，还没等将刘连长抬上人力车，人已经不行了，血流了一地。目睹如此惨祸，女孩已经吓得哭不出来了。

日本人见出了人命，加上刚才一折腾酒已经醒了不少，跳上人力车准备逃跑。赵汉业在旁边也气得咬碎钢牙，见日本人要逃跑，习惯性伸手往怀里摸去，才想起来今天没带武器。只有一把护身匕首，恰好是刚才在张一恒住所随手拿来把玩的。赵汉业从车上跳下迎面拦住，推开车夫，双手握车把用力一掀，日本人滚落车下。日本人一个翻身刚站起，又被赵汉业

当胸一脚踹倒，冲上去用膝盖把他压住，用匕首照胸腹连刺十数刀。

刚才两声枪响惊动了执勤的巡逻警察，警笛声四起，看来警察马上就要赶来。赵汉业拔出匕首，在日本人衣服上擦了擦，也不坐人力车，朝黑暗处跑去。

突然一个伪军军官喊道：“等一下。”朝赵汉业追去。

赵汉业停下来，转身向他望着：“怎么？你要抓我？”

伪军军官道：“如果要抓你的话刚才就动手了，我就是想知道你们是哪个部门的，瞧你不像是一般老百姓。”

赵汉业微微一笑：“后会有期。”言迄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
1930年12月23日上海《中美日报》：“前日深晚十一时许，有一日本领事馆警察名宫崎敏者，年三十二岁，不知何故，被人在南市文庙路附近，用乱刀砍伤，倒卧血泊中，旋由警署车送难民区国际救济会救治，卒以流血过多，抵院不久，即行毙命。事后日本宪兵队即在该处施行侦察，结果一无所获。”

第一章 共赴国难

第一节 梅花山

1937年3月，南京郊外梅花山。论旧历此时是早春二月，正是赏梅的好时节，山上随处可见踏青的游客。

南京旧称建康，远自魏晋六朝植梅赏梅之风便已盛行。到了明代此风更盛，在灵谷寺东有一处梅花坞，其间植梅不下千株，堪称赏梅胜地，后辟为皇家梅园。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，将梅花山纳入中山陵园蔷薇花木区，广植梅树。至三十年代，此地已成一片梅林。春早寒薄，无数梅花已绽放枝头。近看横疏错落、仪态各具，远看一色梅海、壮美如画。

这等景色自古多是文人雅士麀集之地，今日此地倒还真有几位雅士。道旁一株“绿萼”下，几人围一方石桌而坐，正在看两人对弈。

东首那人渐露败相，随手一推，棋子大乱，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和棋和棋。”

边上一人应道：“你那叫和棋？都没几口气了。”

一女声和道：“这个曾靖扬，每次都这样。他以为他把棋子都弄乱了就

说不清楚了，动作还挺熟练，打麻将的时候练出来的吧？”

曾靖扬嘴巴也不饶人：“韩雪，为什么每次他说话你都跟着，观点还都一致？难道你是他童养媳？”

韩雪啐了一口，面现羞恼之色，却也不再说话了，众人大笑。

对弈者也抬起头笑骂：“这个小赤佬，我刚想到一步好棋，谁知道眼睛一花棋盘就成这样了，确实可恶。”

另外一位稍胖者站起来说道：“散了就散了吧，正好往灵谷寺那边走走，后天就开学了，明天就要赶火车回上海，时间很紧。”

曾靖扬始终没有正经相，笑道：“还是月半兄说得对，那咱们就走吧。”又回头朝刚才对弈者说道：“我说老陆，你现在棋艺有所进步，但还不是我对手。”

几人收拾物品正待要走，林角转出来三人，看来是正在谈话，没有看到他们。

陆俊眼尖，首先朝他们喊道：“赵汉业，我们在这里。”

三人看见众人，加快脚步赶来。

赵汉业道：“本来打算去灵谷寺与你们会合的，既在这里遇到你们了，正好一块儿过去。”

灵谷寺不远，很快就到。虽然是早春，香客也不比平时少。众人游过佛堂僧房信步来到无梁殿。殿前一座红山门，石门上部有刻字，前为“大仁大义”，石门后为“救国救民”。与字平行两边各刻有两朵梅花，虽经风雨剥蚀颜色暗淡，但梅骨犹存，正上方是一枚国徽。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迎面一条长长的甬道，游人稀少，非常安静。两旁遍植桂树，此时不是开花时节，倒是寺东大片梅林，远远望去隐约可见，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里显得生机无限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家来这里后顿生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，就连最活跃的曾靖扬此时也收起嬉皮笑脸，认真地问旁边的危奋武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危奋武摇摇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听说跟北伐有点关系吧。”

甬道尽头是正殿，大门紧锁，门口立一块木牌，上书：“无梁殿现维修中，暂不对外开放。”

回去的路上，赵汉业又抬头看了那几个字，“大仁大义”、“救国救民”，这肯定不是一处寻常的地方，或许有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也许这些青年还来不及把前人的历史查明白，就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惊

心动魄的历史。仅仅半年之后，一场无比可怕的灾难降临中国，降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，包括他们。每个人都迎来命运的巨大转折，或走向光荣，或走向沉沦。当然，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些。

第二节 抉择

1937年的夏天很炎热，对上海市民来说，战争不再是报纸上那些来自遥远北国的消息了，而是即将发生在自己身边，每日与生活相伴。七月中旬气氛已经很紧张，闸北区与日租界交界处双方军警密布。到了八月上旬，许多头戴新式钢盔的部队从外地开来，在市民的欢呼声中，步伐整齐地在街道上开进。八月中旬，闸北方向已经是枪炮声连天，日夜不停。

复旦大学校址所在地江湾紧邻日租界，第一次沪战之时就是主战场，这次开战以来更成为日军中路援军登陆点。学校准备内迁江西，与大夏大学合并。众人正在装点行装，手忙脚乱，赵汉业和张一恒从外面走进来。

张一恒说道：“大家先不要收拾了，有件事说一下。”

众人停下来望着他们俩。

张一恒接着说道：“大家都参加过军训吧？”

众人点头。

赵汉业与张一恒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：“大家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吧，都坐好了吧？其实我就想问一句话，有没有人肯留下来？”

曾靖扬嚷道：“老赵你不是发烧了吧？我们行李都收拾好了，就等赶今晚火车了。你巴巴地跑来跟我们说这话，留下来能干什么？等着吃日本人的花生米吗？”

陆俊打断他：“汉业说这话必有缘由，有什么话汉业你就直说吧。”

赵汉业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：“今天军训总队的队长找我谈话，说上面有意组织一个战时机构，主要目的是抗日，希望各学校军训总队成员带头参加。我想我们学生平时口号比谁喊得都响，砸政府，捣党部。如果在这个时候往后退，岂不让人笑掉大牙？于是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，并且允诺回来发展成员。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众人一片沉默。

陆俊咳了一声，率先发言：“姑且不论学校统一组织我们撤离，我们擅自行动会如何。我再说一句真心话，首先我不怕死，但汉业你知道中国一共才多少大学生吗？”

赵汉业望着地板凝神沉思许久，说道：“陆俊，你说的我何尝不知道，中国的学生不能都死在这场战争中，但也不能一个都不死。休道书生空误国，头颅掷处血斑斑，无论如何我和一恒也要为全天下的读书人争口气。诸位一路保重，汉业和一恒在上海遥祝平安。”

危奋武嗔道：“好你个赵汉业，损人不带你这样损的。噢，就你们俩为读书人争气，我们都给读书人丢人是不是？还在上海遥祝平安，我们贪生怕死，你们蹈险犯难。我们有谁说不能去了？事发这么突然大家怎么可能不考虑一下？”

赵汉业微微一笑：“俗话说，请将不如激将，奋武兄千万别生气，知道你是一条好汉。”

危奋武怒气稍解：“我可没说我去啊，不管去还是不去，有话直说，不许夹枪带棒的。”

外面有人敲门，伴有一声清脆的女声：“可以进来吗？”

曾靖扬忙不迭前去开门，三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站在门口，众人目光移过去。

张一恒笑道：“三位稀客啊，咦？好像变样了，穿的这是什么衣服。”

为首的郑莘如声音很甜：“我们被分到战时服务团，这是他们发的制服。”

危奋武转向陆俊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陆俊苦笑道：“一下子出来三个花木兰，我们再说什么就愧为男人了，运气好‘凯旋做国土’，大不了‘战死为国殇’。”

曾靖扬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“那我们住在哪？”

陆俊沉吟一会儿，道：“还住学校，白天各忙各的，晚上回来住。现在日本人到处扔炸弹，这里邻近登陆地，不是交战区域，反而更安全。他们现在还腾不出手对付老百姓，只要我们不被察觉，暂时是没事的。”

赵汉业上前紧紧握住陆俊的手，陆俊也未说话，拍了拍赵汉业的肩膀。

半个月过去了，上海战事不仅未见平息，反而急剧扩大。日军从海上运来大批援军，在川沙口一带登陆，以图威胁中国军队侧翼。国军一支又

一支部队从各地赶到上海，战线从市区向北延伸到宝山、月浦、罗店等地。复旦留下的这批同学全被吸收进“苏浙行动委员会”，也没有太多的正式手续，其实就是登记一下姓名、籍贯、常住地址等事项，再叫交一张照片。赵汉业、危奋武、陆俊、张一恒、曾靖扬、李春、张巍七位男生编入第五支队第三大队，支队长陶一珊。程荷、韩雪、郑莘如三位女生也属五支队第三大队建制。除郑莘如外，其他几位同学家都在外地，学校迁址后与家里就音讯隔绝，算是真正体会到古人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那两句诗的滋味了。因战况激烈，战时服务团人手不敷使用，三人被借调去战地服务团，一直见不到。从事护理工作也许比打打杀杀更能发挥她们的特长。

赵汉业他们奉到的指令是：“配合正规军，进行情报、破坏、锄奸等工作。”这样的指令过于空泛，几乎对所有的情报人员都适用。七个人共领到两支快慢机，一百粒子弹，同时被命令留在住所等候通知，不得外出，也不得私自行动。

七人在屋子里或坐或躺，也没有人说话。曾靖扬实在耐不住，从床上跳下来：“这样傻等也不是办法啊，万一把我们给忘掉，不能在这里憋死吧。我看要不主动去问一下？”

陆俊横了他一眼：“你耐心点好不好，怎么可能把我们忘掉，你以为都跟你似的马大哈。再说了你到哪儿问去，我们又不知道交通员的地址，每次都是他来找我们的。”

天际响起了阵阵沉闷的雷声，天色登时暗下来，赵汉业站在窗后向外看，窗外已是无边的雨幕，密集的雨点打在屋顶的声音更令人心焦。

将近平时的掌灯时分，天色已经黑透了，众人都打算睡了。哗哗的雨声中仿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。

危奋武耳朵最尖，叫道：“外面有人！”

大家赶忙披衣下床，把仅有的两支家伙抄在手上。赵汉业和陆俊分别站在门两边。危奋武问外面：“谁？”

外面答道：“老蔡。”

众人方才松了一口气。老蔡进来后就站在门边，连雨衣都不脱，也不待众人发问：“准备一下，今晚有行动，跟二处^①一道。”

^① 军统的前身，全称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。1938年8月，以第二处为基础，国民政府建立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”，也称为“新军统”。

众人各备雨具，顷刻出发，跟在老蔡的后面在黑暗中深一步浅一步向前走。曾靖扬忍不住好奇问老蔡：“我们今天是去哪里？二处是什么部门？”陆俊从后面拽了拽他的衣摆。不知道是雨声大没听见，还是不愿意说，老蔡没回答这个问题。

三井洋行^①闸北分社是一栋西式建筑，在相对破旧的闸北显得鹤立鸡群。赵汉业等被带到洋行附近等二处的人。周围一片寂静，黑暗中传来几声零落的狗叫，此时雨已经渐渐小了，后来几乎是停了，大家纷纷把雨具收起。街角转出一位警察，手提警棍朝他们走来。赵汉业他们有点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局面。

奇怪的是警察并没有过来盘问这几个看起来绝对可疑的人，而是上前去和老蔡握手致意：“老汪，久等了吧。行动组的已经来了，说这边有人，他们不认识你们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先过来看看。”

老蔡道：“劳您驾多跑了一趟，几个人就在那边，我看也不必去见他们了，能顺利完成任务就行了。”

几分钟后，行动组的人过来了，礼帽压得很低，故意让人看不清面孔。其中一个高个子与赵汉业握手后，向大家低声吩咐道：“把保险打开准备好，但尽量避免开枪，如果事情不顺利各自撤退，留神尾巴。万一被执，请求见闸北分局王局长，说是二处的案子则可。”老蔡因为是专职交通员，不宜参与行动，因此行动开始之前就撤离了。

高个子带一行人往洋行方向赶去。洋行外墙大约两米多高，大铁门非常结实。高个子用手攀住铁门栏杆，选墙上凹进的地方落脚，长腿一跨已到墙上。从墙上往里一跳，轻轻落地。高个子从里面把大门打开，十来人一拥而入。办公楼通向院子的门是虚掩的，一推即开。众人拔枪在手，找到灯打开。进门是大厅，房间里有一座楼梯通到楼上。高个子指挥众人分别包围楼上楼下几个房间。

洋行经理此时披衣从楼上卧室走出来，用流利的中国话说道：“你们是哪个部门的？我是商人只知道赚钱，对政治从不参与。”高个子抡开大手掌，结结实实地打在他脸上，经理斜着栽倒在门口。一个穿和服的女人哭哭啼啼从屋里跑出来，要扶起她先生。旁边一个组员飞起一脚，日本女人

① 第五支队成立之初武器缺乏，除部分由军方拨付外，其余缺额多是从三菱、三井等日本洋行抢得。

倒退七八步，腰撞到身后楼梯的扶手，余势未缓再从楼梯上滚下去，蜷在那里再不动弹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

有人在下面喊：“大队长！”众人看去，只见几名组员从楼下仓库抬出一捆一捆的步枪。日本经理见状情急，从怀里拔出手枪指着高个子，手却哆哆嗦嗦。高个子冷冷地看着他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在这种对视中日本人崩溃了，手上的枪滑落在地，人慢慢地瘫倒在地上。高个子还是面无表情，用手一挥。刚才那位组员抽出一根细绳，从背后往日本经理脖子上一套。日本经理双脚乱蹬，试图用手去抠勒在脖子上的绳子，但是一会儿就不动了。住在楼下的仆役杂佣有的悄悄把门开一条缝往外张望，却不敢出来。

此时高个子招手让赵汉业过去，问道：“你们有几个人？”

赵汉业不知他是何意，只好回答：“一共七人。”

高个子示意手下抬过一个木箱，撬开后全部是手枪。看起来好像是日军的制式配枪南部十四式。高个子点了七支并配上少量子弹交给赵汉业及同伴。赵汉业这才明白刚才问人数是什么意思，便想说已经有了两支。

正在此时，一人从外面进来向高个子报告：“队长，卡车已经停在大门口了。”

高个子转向赵汉业：“请你们帮忙把枪抬上车。”

赵汉业话刚到嘴边便咽了下去，于是叫上同学们一块帮忙。

望着卡车绝尘而去，曾靖扬愤愤然：“一样的出力，就给我们分几把破手枪，这种王八盒子送给乞丐，乞丐都不要。”

陆俊忍不住又跟他抬杠道：“你懂得还不少嘛，去抢日本人的武器是上面的安排，发给我们武器也是上面的安排，他们拿得再多也还要交到上面，多分给我们一支他们也没这个权力。”

李春也说道：“靖扬啊，就算他们都拿走了又怎么样？你别不服气，你看看那个高个子多厉害，两个日本人单凭你自己解决得了吗？”

曾靖扬一想自己确实没这个本事，杀一只鸡都犯愁半天，于是也就不再发牢骚了。

张巍也很好奇：“这个人是谁？二处的人够横啊，我看那个女的也挺可怜，再说了毕竟人家是做生意的。”

陆俊说道：“听说我们支队有一个特务大队，队长叫赵理君，是个狠角

色，难道就是他？”^①

奋武反驳张巍道：“还毕竟人家是做生意的？做生意的家里藏那么多枪干什么。这些人一般都在上海居住多年，社会关系很广，很多都给日本情报机关服务，或者干脆一开始就是他们派来的。而且在华北的沦陷区，日本人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商人。”

一路无话，回到学校已是凌晨三点多，众人把门一闩倒头便睡。

醒来天已大亮，上海的夏末经过一场暴雨后天反而更加炎热。大家纷纷叫饿，于是委托两个人给大家采买早点。学校已经停止运转，只好去外面采办。陆俊和李春两人出去许久终于回来。携回几大包刚出炉的“蟹壳黄”，葱油香味扑鼻。众人就着仅剩的白开水饱餐了一通。

陆俊咽下最后一口油饼，又喝了一口水冲了冲，然后对赵汉业说道：“汉业，我倒有一个想法。”

赵汉业问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陆俊答道：“刚才在外面的铺子里，听老板说东洋人昨晚又来了不少兵，人喊马嘶地吵了一夜。我在想这不就是绝佳的军事情报？也许知道这些也没什么用，但也好过大伙儿都在这里干瞪眼什么也不做。”

众人纷纷附和。

赵汉业想了想，道：“倒是一个好计划，不过应该我们行动应该先向分队请示，不应该擅作决定。”

曾靖扬拍手笑道：“这个事情上面肯定批准的，我们这几个人上面未必顾得过来给安排任务，干脆一边上报一边开始实行。反正离得也近，去几个人到街口探听消息，这里留一两个人就成了，其他人来回传递消息。既做事情了，队里传来什么命令也能收到，不是两全齐美吗？”

大家一致叫好，赵汉业于是分配人手，自己和一恒、陆俊、奋武出去刺探敌情，曾靖扬在学校留守，李春、张巍负责来回传递消息。

曾靖扬大为不满：“我提出的建议把自己套进去了，这几天等在这里都憋坏了，这下倒好，就剩我一个人坐牢了。”

众人哄笑，赵汉业皱了皱眉头道：“不要抱怨，明天换你出去就是。另外，我们只是去侦察，不要带武器出去，以免被发现。”

收拾停当六人出门，沿着旧街向江边慢慢走去。因为这里没遭受战火，

^① 其实当天带队的是王兆槐和沈醉。